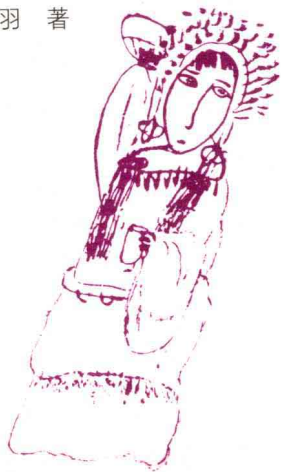


相贵妃撒娇

韩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相贵如撒娇

韩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贵妃撒娇/韩羽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332-8

I. ①杨… II. ①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3365号

责任编辑 王培元

责任校对 王玉川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8千字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页2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332-8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刘老汉·····	1
筛剩下来的记忆·····	5
西出阳关·····	9
歪看《空城计》·····	12
“卖花担上看桃李”·····	15
蓝眼睛惹的祸·····	18
杨贵妃撒娇·····	20
竹林中也不平静·····	25
坟的故事·····	31
懒汉观景·····	34
“杂碎”随笔·····	36
一枝桃花·····	49
读画闲笔·····	54
喜剧·悲剧·闹剧·····	61
姑妄看之·····	64

“郁郁乎文哉”

——借自《论语》…………… 69

贺友直画像赞…………… 73

好下酒物…………… 76

何分轩轻？…………… 79

揽镜贪看背后山

——借自《随园诗话》…………… 85

以筴叩钟…………… 90

贾大山…………… 96

怀一印象…………… 103

《聊斋》乱弹…………… 106

茶与壶…………… 114

哭笑不得…………… 117

奉“春山画会”…………… 118

《诸公题咏摘抄》跋语…………… 119

题《米谷漫画选》…………… 124

《画眼心声》跋…………… 125

题怀一藏于水画《古仕女图》…………… 127

题杨明义画《桥之乡》…………… 128

题瞿润书画《残荷图》…………… 129

题《一条丝腰带》手卷·····	130
贺泽宇小友生日·····	131
题朱新建《美女图》册页·····	132
题《桃花美人图卷》·····	133
“逸社”成立,韩羽凑趣·····	134
联语一束·····	135
解语何妨片解时·····	138
有朋自画册中来,不亦乐乎·····	139

自己与自己斗,其乐无穷

——答友人问····· 151

“书法”乱弹

——访谈录····· 171

画中之物,画中之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答《中国画》编者····· 196

刘老汉

是十几年前了，我宿舍的墙外是田野，大半是菜地。中间有两条南北向的小路。我每天已习惯了从东边小路往南再从西边小路往北转着圈遛弯儿。西边小路旁的菜地里有碎砖头垒成的两间小屋，四周围着篱笆，间杂一两声犬吠鸡啼，颇引人起归农之思。小屋的主人姓刘，不知其名，姑称之刘老汉。我在小路上遛弯儿，他在路旁弯腰弓背打整菜地，总要有意无意地互瞅上几眼，终于打起招呼了，“吃了么？”“吃了，你吃了么？”“吃了”。

一个穿西装上衣的壮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从这里经过，刘老汉的狗在篱笆墙里“汪汪”起来，小伙子本已走远了，倏又耷了回来，那狗仍复“汪汪”。小伙子下了车冲刘老汉嚷道：“你他妈的狗‘汪汪’什么！”谁都看得出来，小伙子是回来找碴儿。老汉说：“它在屋门口哩，只是‘汪汪’。”小伙子说：“‘汪汪’就是不行！”有点盛

气凌人了。我想刘老汉该对答一句硬话了，可是他低着头忙活菜地一声不吭。小伙子更来气了：“它再‘汪汪’就打死它！”打狗还看主人哩，这哪是冲狗，是冲着人来了。我盼着刘老汉反唇相讥，可他照旧低着头连大气都没出。小伙子余怒未息，一骗腿跳上自行车又找补了一句：“打死它吃肉。”扬长而去。我目睹此情此状，为之不平，对老实忍让、木讷谦和的刘老汉怜悯起来，从那以后是我先开口了：“吃了么？”“吃了，你吃了么？”“吃了。”

春花秋月，夏晚冬晨，日复一日，我照常遛弯儿，刘老汉照常拾掇菜地。直到有一天，这时天已擦黑，我恰好碰上刘老汉正和一个小瘦猴儿样的人拉拉扯扯，小瘦猴儿提着个小布口袋。我问是咋回事，刘老汉说：“他是小偷，正撬门哩，我正碰上，把门弄坏了，他得给修整门。”我也帮刘老汉说：“偷东西撬门是犯法，你不照人家的话办，弄到派出所去，你说哪合算？”小偷估摸着是躲不过去了，低着脑袋跟随刘老汉进了小屋。第二天，我问刘老汉门修好了没有，刘老汉说：“门框上的铁丝松动了，没有断，我拧了拧，拧好了。总算没丢东西，放那小偷走了。”阿弥陀佛，得饶人处且饶人，刘老汉有菩萨心肠哩。

是五六天之后了，天已昏黑，唯独刘老汉的小屋窗户里亮着灯光，给空旷的田野带来一丝温暖。我边走边瞅那灯光，猛地一个黑影闪到我面前，惊诧之余，定睛一看是刘老汉，拿着一根木棒。他脱口而出：“原来是你。”我问：“你当我是谁？”他说：“我当是那小偷哩。”我问：“怎么又是那小偷。”他说：“他缠磨上我了，不是砸门就是砸窗户。这不，我在屋里点上灯，藏在玉米地里盯着他哩。”我说：“这小偷是咋的了，放了他还不依不饶，真是欺人太甚。”

仍是“日复一日”。可别小瞧这四个字，它最是能消磨人，就说那小偷吧，已是折腾得没了劲儿偃旗息鼓了。我照常遛弯儿，刘老汉照常打整田地。故事到此本应打住了，最圆满的结局也应到此打住。可是刘老汉偏偏走到我背后悄声说：“同志，我这儿有书本本，你给我瞧瞧。”边说边打开蓝布包，是几本少头无尾的武侠小说。我说：“你还喜欢看闲书哩。”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不识字，你看这书能值多少钱。”我说：“这书不值钱，顶多当废纸卖个一角两角。”他瞪大了眼、张大了嘴木然呆住了。我问这书是咋回事，他吞吞吐吐说：“是那个小偷的。”

“是那个小偷的”，只这一句话，我也瞪大了眼、张大了嘴木然呆住了。因为我想起了东方圣人的“性善”“性恶”那句话，还有西方哲人的“人心中有天使也有魔鬼”那句话，当然这仅是书本上的说道。而刘老汉却给这说道作出了一个生动而具体的注释：就是只有当自以为是强者或理直气壮的时候，那魔鬼才蠢蠢欲动哩。他心中的魔鬼竟是被小偷的几本破书给引诱出来的。

筛剩下的记忆

小时候觉得最有滋有味的是过年过灯节。饺子、馍馍、年糕、肉、炮仗、烟花、高跷、旱船、龙灯狮子、二鬼摔跤……敞开地吃，敞开地玩，玩了吃、吃了玩。往死里玩。

年节过去了，灯节过去了，心里一下子空了半截，又无可奈何地给拘在破八仙桌旁对着书本发呆。一面啃着窝窝头，一面掰着手指头数，再盼下个年。一天一天的，肚子里的窝窝头挤跑了饺子年糕。高跷、旱船、龙灯、狮子也越来越搅混在一起，可又像过筛子，有的筛掉了，有的留下来。

上了岁数，过年过灯节再也没有小时候的那个热乎劲了。就说吃饺子吧，啥时想吃了就吃，不必等到过年。就说看热闹吧，戏院、电影院、杂耍场尽有，不愿动弹时家里有电视机，也不必非要等到过年过灯节了。可是说来也怪，每年一进腊月，打个比喻，就像是有那么一

种酵母一下子就把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在筛子里留存下来的记忆给发起酵来，时不时地在脑子里晃来晃去。

一群猴子，有红色的，有绿色的，有黄色的，有蓝色的，也有紫色的。一个老汉推着车子卖草帽，猴子抢草帽。有的往车上爬，有的抱着草帽跑，有的戴着草帽上了树，有的在互相争夺。按理说，这老汉该发火了，该抡起车撵抽赶这群猴子了。我都替他着急了。可是不，他在笑，硬是瞅着这群猴子笑。我怎么也琢磨不透，越是琢磨不透越想瞧他，越瞧他越琢磨不透。假如这老汉发火的话，很容易就懂了，不去再琢磨了，也兴许很容易就忘了。可偏是这一笑，使我总是琢磨个没完没了，也总是看个没完没了。这个木版年画上的老汉的笑，真“抓人”。

正月十五、十六、十七，这三个晚上像开了锅，到处都是咚咚锵咚咚锵。高跷会来了又走了，狮子会来了又走了。最兴奋最着急的是小孩，最吃亏的也是小孩，因为个头小，只能从大人的腿裆缝里挤出脑袋，东瞅几眼西瞅几眼，汗味屁味是顾不得了。可是也怪，就是这么挤来挤去瞅得的几眼，却比现下坐在戏院里或电视机前悠悠闲闲看来的还记得真切。



一个脖子黑得像车轴、虎头虎脑、晃着辫子扭来扭去的“大姑娘”，一个瘦猴样摇着纸扇的书生。两人像是爱得了不得，一个劲地挤眉弄眼，一个劲地扭，扭得地动山摇，扭得看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人嚷了：“小心扭闪了胯骨。”人群哄地笑了。那个虎头虎脑的“大姑娘”猛喝一声：“滚！”人群又哄地笑了。这个“大姑娘”的“滚”，在我记忆里再也没有“滚”出去。

媳妇捂着猪八戒的眼，猪八戒背着媳妇一蹶一蹶地转了一圈又一圈，这是木偶戏《猪八戒背媳妇》。猪八戒急着想瞧瞧媳妇的模样了，晃着耳朵向右扭头，媳妇往左躲闪，猪八戒向左扭头，媳妇往右躲闪。一个扭来扭去，一个躲来躲去，再也是瞧不着。正是这个节骨眼上，谁也没有料到，猪八戒的脑袋猛地像陀螺一样滴溜溜地转了一个圆圈，又转了一个圆圈，媳妇再也没法躲了，猪八戒真贼，竟想出了这么一招。为了他这一招，我跟着耍木偶戏的从东街跑到西街。从南街跑到北街，跑得浑身是土，回家还得挨骂，可我心里想“够本”。

西出阳关

吃过午饭，顾不得打个盹儿，乘车西驰。出敦煌市十数里，景色迥异。一望无际，尽是旱柳、骆驼草、土丘沙砾。干风扑面，车身颠簸。虽昏昏欲睡，两手又须紧紧扳住靠背保持身体平衡。唯车窗窗帘上下飞舞欢快跳跃，又最气人，忽地搔人脖颈，忽地猛然扇人耳光。几次问司机：快到了么？皆答：早哩。

自怨自艾：这是何苦找这罪受。人，有时也真怪，专干和自己过不去的事。俗言：人最难过的四关是酒、色、财、气。其实又何止于此，比如好奇之心，谁又能克制得了？为了好奇，什么傻事做不出来？当下的我们就是最好的“现身说法”。试猜一猜，我们长途跋涉到底是为的什么？怕是不大好猜，实说了吧，是为了一句诗，而且是千年前的古人的一句诗：“西出阳关无故人”。看一看那诗中的阳关到底是个什么样儿。可又不能不承认《渭城曲》的魅力之大，王右丞再也不会想到，千年之后竟逗得

几个傻帽儿风尘仆仆。

长话短说，终于到了。匆匆穿过现代复制品——阳关关口，直奔烽火台遗址。越过遗址，也就是西出阳关了。同行画友怀一、海宽忙不迭地掏出相机，准备拍照。我没有相机，总也得弄点什么，比如游记之类以志到此一游。前面讲过，我们来此就是为了看看阳关到底是什么样儿。是什么样儿？令人泄气，除了那个土墩（烽火台遗址），依然是一望无际的旱柳、骆驼草、土丘沙砾，与一路上所见毫无二致。能不喟叹：好奇欺我！如若照直这么写，岂不大煞风景。只好勉为其难，来个避实就虚，无话找话：

千年烽火，
万山鼙鼓，
征夫泪尽，
少妇断肠。
戈壁怀古，
思绪茫茫，
无语对车窗。
天也茫茫，

地也茫茫，
望断天涯，
梦里阳关，
几声羌笛，
一抹斜阳。

应了薛宝钗那句话：“原是诗从胡说来”。可又是胡说的别人的话。看那“烽火”“鼙鼓”，看那“征夫”“少妇”，书本上都明摆着的，比如“沙场烽火侵胡月”、“渔阳鼙鼓动地来”，比如“将军白发征夫泪”、“犹是春闺梦里人”……初中生都能揭我的老底。

“羌笛”更是无中生有。为何要无中生有？也是明摆着的，古人听到过：“羌笛何须怨杨柳”。这“几声羌笛”有没有诗味儿？

捡了一绿色卵石，写上“阳关”二字，留做纪念。盖孙猴儿在佛祖手指上撒尿，以示曾经到此意也。

颇可夸口的是，我们终于来到阳关了，而引逗我们来此的王维八成是未曾来过。